

剛剛過去的二月二十一日為國際母語日 (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)。聯合國教科文組總幹事博科娃 (Lina Bokova) 提出「母語在多語言方案中是優質教育的基本要素，它本身就是為民眾和他們的社區賦權的基礎。」

「港式英文」營造雙語可行嗎？「本地化」，語法更是由中文直譯，只會向孩子灌輸不正確的英文語法，以及不純正口音。最終令孩子廣東話、英文都「半桶水」，嚴重的更可能發生語言障礙。

想當初，不是說想當初自己做了什麼事，而是想起傳統的相聲中，會用到想當初這三個字，作為兩個人對口的銜接。

想當初，不是說想當初自己做了什麼事，而是想起傳統的相聲中，會用到想當初這三個字，作為兩個人對口的銜接。開始時，甲會說一個歷史人物的故事，比如說三國時代有個魯肅是個如何如何的忠厚老實的人，乙就用想當初來接說下個人物，就是說想當初孔夫子與顏回談話，顏回聽了半天之後，說他什麼也未聽懂，就對孔子說，他這個徒兒實在是個愚蠢的人。

愛是有呼應的 每次到外地出差或者旅遊，對家裡的花草放心不下是其次，因為臨行前可以做好自動澆水裝置，應付花草們短期的補水問題。

想當初 所以想當初在相聲中是蠻好使用的接詞。你只要想說什麼都可以說，就算忘了該說什麼人物，也可以隨意的就記憶所及一路說下去。

因為希望只留下一隻快樂的純粹的「汪星人」，我沒有對她進行任何訓練，不教她學任何「才藝」，讓她隨心所欲地過自己的「狗生」。

因為經歷過那段揪心的歲月，成年的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後，便努力地讓這孩子感受到我的愛，讓他時時充滿安全感，即便是有或長或短的分離，也不會對父母的愛患得患失，收養了貝兒以後也如此。

河的記憶

在農業學大寨那年頭，我們村響應政府的號召，為了修築新河道，把村子遷移到附近一塊土沙坡上，也就是離原來那條河不遠的一塊荒地。自從修築新河道後，那條河就漸漸消失了，也漸漸被遺忘了，先是從大河變小河，現在只剩下條小水溝，以致讓現在的小孩子都不知道那裡曾經有一條河。

那隻灰白的天鵝飛走了，那些孩子們全都失望，我看看那位退伍軍人，他把烏槍斜靠在左腳邊，抬頭朝那隻天鵝飛走的方向仰望著天空，他神情很茫然，很失望的樣子。改築造田後，那條河很快就被填成小河，之後就變成一條小水溝，不足兩米寬，而那隻天鵝降落的那個沙灘也長滿了青草，變成荒坡，於是，人們漸漸地就把那條河給淡忘了。



充滿兒時回憶的小河。 網上圖片

老人家不聽話

我們到外地旅行或是公幹，都可知道行蹤，大家不用對方牽腸掛肚，他還是半句不聽，老是黑著臉搖搖頭，視科技如仇敵，自己遺棄時代，還怪自己給時代遺棄，終日唉聲嘆氣，自尋煩惱！

單身又如何

所以，單身成為近年話題，更成為社會學家研究的現象。早在三年前，歐洲顧問公司「歐洲觀察」(Euromonitor) 就有研究數據指出，至二零二零年，全球將新增四千八百萬名單身人士，但研究對單身現象感到憂慮，指單身令生活成本增加，更不利於環保等，以致有報章引用時，誇張地說「單身是罪」。

「祝福」真太濫

一連串的節日剛過去，是時候要清理一下手機了。自去年十二月起，冬至、聖誕、元旦、春節、人日、情人節、元宵，手機收到朋友群組互傳的祝福短片二十多段，祝福圖片百多張，很多都是重複又重複的，把手機的容量都塞滿了。

獨家風景

情人節那天，收到一束大紅玫瑰——其實是從社交網站發來的虛擬照片，我回一句：「你應該送一打真玫瑰給一位真情人。」豈料對方傳來小帖：「情人節快樂不在於你有情人，而在於你是有情人。」